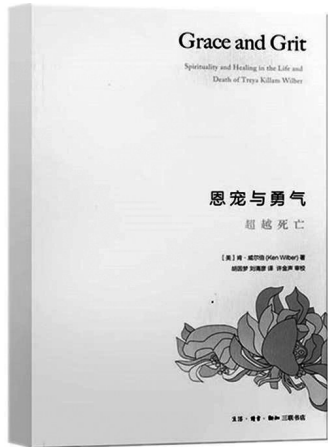


# 将心比心 与患者同行

## ——读《恩宠与勇气》有感

□刘新文/图



在一次心理培训课上，老师向我推荐了《恩宠与勇气》这本书。因为我的职业存在特殊性，所以在读这本书的时候，很多场景都仿佛在眼前重现。该书的作者肯·威尔伯是当代著名的心理学家，是意识研究的卓越人物。下面，我想谈谈书中肯·威尔伯和崔雅抗癌历程。

肯·威尔伯和崔雅从痛苦、焦灼、相互伤害的复杂心理，到最后达成和解状态。该书不仅讲了一个凄美的爱情悲剧，还让读者领悟到在面对死亡时的人生意义。这本书无论是讲述癌症患者的故事，还是作为患者与护理者的抗癌指南，或是一则动人的爱情佳话、对生命意义的思考、对死亡与濒死的检视，都是

极为成功的。生命的意义，人性的高贵，都在《恩宠与勇气》中体现出来了，比如崔雅说过这样一句话：“因为不能再忽视死亡，所以我要更加用心地活下去。”

崔雅与肯·威尔伯是经朋友介绍认识的，两个人初次相遇，就产生了美好的感觉。于是，他们相爱，最后结婚了。令人遗憾的是，在婚礼前夕，崔雅却突然发现自己得了乳腺癌。经过了5年的抗癌之路，崔雅的癌细胞还是发生了转移的情况。在艰难的岁月里，崔雅与肯·威尔伯靠着对爱的承诺，携手走过了那段日子。

我的工作，决定了我每天都要和癌症患者及其家属打交道。在和他们相处的过程中，我碰见过沮丧的患者，也碰见过勇敢面对疾病的患者。世界卫生组织提出：1/3的癌症，完全可以预防；1/3的癌症，可以通过早期发现得到根治；1/3的癌症，可以运用现有的医疗措施延长患者生命，减轻痛苦，改善生活质量。那么，对于癌症患者来说，如何正确认识疾病呢？

其实，疾病可以帮助我们认清自己目前能做的事，使自己得到支持，非常具有挑战性。在我和患者的沟通中，我发现倾听就是帮助他们，只有在情感上试着贴近他们、接触他们，才是有效沟通。

有一位30岁的女性患者，因背部患癌症且肿瘤侵袭范围较大，治疗时出现了严重的不良反应，她不得不卧床休息将近5个月，身心承受了巨大的痛苦。在偶然的一次查房中，我得知第二天是她的生日。于是，科室临时决定为她病房过一个特殊的生日，让她感受医务人员的心意和温暖，鼓励她战胜病魔。

当医务人员把生日蛋糕送到她面前时，她感动得热泪盈眶。后来，在医生规范的诊治和护理人员精心的护理下，她的身体康复情况良好。

医务人员与患者之间建立一种相互信赖的关系，为患者营造一个有利于康复的环境很重要。一件温馨又平凡的小事，却融入了医务人员对患者浓浓的关怀之情。

在癌症患者中，骨肿瘤的发病率不算太高。但是，在骨与软组织科，患者的年龄跨度很大，有襁褓中的婴儿，也有豆蔻年华的少女，甚至还有耄耋之年的老人。在这里，不但需要精湛的医疗技术，还需要医务人员的心灵关怀。

儿童对医疗恐惧的原因包括：焦虑、疾病、宣教不足、患儿个性、病程长、耽误学习及饮食。在临床上，医务人员应加强与患儿和家长的沟通，准确识别患儿的医疗恐惧因素，采取积极、有效的干预措施，消除患儿的

恐惧感。

一天早上，我像往常一样，和大家一起查房。走到一个病房门口时，一个小男孩的哭声把我们吸引到了他的病床前。小男孩今年7岁了，他看起来很瘦弱，腋窝处还有厚厚的敷料，一根长长的引流管从伤口处露了出来。小男孩的奶奶正在安慰他：“不哭了，不哭了。”我当时简单地了解了小男孩的病情，全部查完房后，又来到了小男孩的病房。

我俯下身，轻轻地拍着小男孩的后背说：“孩子，能不能告诉阿姨，你为什么哭呢？”

小男孩撇了撇嘴，想哭却又努力忍着眼泪说：“我害怕。”我说：“那你能不能告诉我，你怕什么，看我能不能帮你解决问题？”小男孩说：“我怕拔管子的时候会很疼。”我说：“好，我知道了，我一会儿帮你告诉医生叔叔，拔管子的时候尽量轻一点儿，不让你感到很疼，你看可以吗？”小男孩答：“可以。”此时，小男孩的眼里仍然噙满了泪水。

我又问小男孩：“你还有哪里不舒服吗？”小男孩答：“没有了。”我说：“胳膊疼吗？”小男孩说：“不疼。”我从小男孩的眼中，能感觉到他的恐惧和不安。于是，我又问他：“你是不是还有点儿害怕？还感到有点儿委屈？”小男孩含着泪点了点头说：“是。”我告诉他：“你如果感到害

怕和委屈，可以哭出来。”我拉着小男孩的手，他“哇”的一声哭了起来，在一旁的奶奶也流下了眼泪。

过了一会儿，小男孩慢慢平静了心情，停止了哭泣。我告诉他：“如果你还有什么问题，可以随时来找我，我会一直支持你的。”小男孩点了点头，我站起来离开了病房。第二天，我们又去查房，到了小男孩的床边，迎接我们的是小男孩开心的笑脸。

我运用同理心和小男孩真诚地交流，营造倾听、接纳、尊重和尊重的沟通氛围，使他愿意表露感受、表达看法。同理心是医务人员在与患者交流的过程中，能够体会患者的情绪和想法，理解患者的立场和感受，并站在患者的角度思考和处理问题的能力。同理心是将心比心，设身处地理解患者。

医务人员给患者“恩宠”，患者就有坚持下去的“勇气”，相信奇迹总有一天会发生！

（作者供职于河南省肿瘤医院骨科软组织科）

# 不「熄灭」的煤油灯

□刘传俊

小时候，家乡不通电，每到晚上，屋子和院子里一片漆黑，甚至整个村庄都被夜色笼罩着。若遇到月明星稀的夜晚，我就会像过年一样兴奋，约三五个小伙伴在村子里玩耍。

我所居住的村庄虽然离城市只有9公里，但是属于县里的地盘。夜晚，许多农户靠煤油灯照明。

有的煤油灯是用墨水瓶做的，有的是用比墨水瓶稍高、粗一点的药瓶做的。在瓶盖处钻个圆孔，将薄铁皮卷成细筒插在里边，再用棉线搓一根捻子，将捻子穿过薄铁皮细筒浸到瓶内的煤油里，一盏煤油灯就做好了。我家的两盏煤油灯就是这样做成的，一盏放在北屋的厨房里，另一盏放在东屋那张黑色方桌上。

天完全黑下来了，母亲做饭时点亮了煤油灯。煤油灯昏黄的光亮，映照着烟熏火燎了很多年的灶火。母亲就像是时间的“奴隶”，恨不得把世界上所有的时间都揽过来由自己支配。

刚吃完晚饭，她顾不上去掉手中指戴着的铝制顶针，就开始刷锅洗碗。顶针和碗筷、勺子相遇的摩擦声，听起来非常有质感。顶针的光泽，在煤油灯的映射下一闪一闪的，很有节奏。洗刷完后，母亲将剩饭、红薯皮混合均匀，加热后喂小猪娃。

母亲整理完厨房后，把东屋那盏煤油灯点亮了。母亲将煤油灯放置在纺棉线的纺车旁边，一纺就是大半夜。深夜里，她困了就在纺车旁边打个盹。一年到头，白天在地里劳累了一天的她，几乎每晚都是如此。母亲常说头晕，我想那是常年熬夜、营养不良造成的。全家人床上铺的、盖的，身上从内到外穿的，都是母亲在煤油灯下纺出来、做出来的。母亲付出了多少心血和汗水，只有那盏煤油灯知道。

母亲犹如那盏煤油灯，以微弱的光照耀着艰苦的生活，也照耀着她的儿女们成长的道路……

村里几乎每一户都有煤油灯。到了点灯时分，有的村民端着空油灯到处“讨借”煤油。他们有可能是因为白天没顾上打油，也可能是因为手头拮据，没钱买煤油，能撑一晚是一晚。实际上，晚上不点灯的村民也有很多。

村里有一个比我大2岁的远房哥哥，其父给他两毛钱让他去打煤油，他却用一毛钱打了煤油，一毛钱买了零食。他看着油量明显不够，怕父亲发现，就在过河时往玻璃瓶内掺了一点儿水。到了晚上，伯父点不着灯，查出了端倪后对他一顿大骂。后来，伯父让他顶着烈日在野地里挖了3天中药材，再到城里卖钱，这才让他明白生活的艰辛。

“鸡蛋换盐，两不见钱”是我们那一片的口头禅。我家从未“讨借”过煤油、食盐等生活用品，是因为勤劳的母亲支撑着这个家。初春，母亲总是千方百计喂养一些小鸡儿。天气乍暖还寒，她就用棉衣将盛放小鸡儿的竹笼子遮盖上，生怕小鸡娃儿夜晚冻着。晚上，只有将它们搁在床边，母亲才能睡得踏实、安稳。母鸡下了蛋，拿到供销社兑换煤油等生活必需品，似乎成了我家唯一的进钱门路……

清苦的日子用手指掐着过，年年岁岁，周而复始。每隔一段时间，母亲就让我兜几个鸡蛋，去供销社换煤油。一日晚归，我过河时不小心，把母亲给我做的布鞋弄湿了。我悄悄地把布鞋放在做完饭后的灶火边上，想用余热把布鞋烘干。没想到灶火的余热威力不减，第二天早晨再去看时，布鞋竟被烤糊了。母亲在煤油灯下辛苦给我做的布鞋化为灰烬，我心疼得直掉眼泪。

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，晚上写作业、读书时，总嫌煤油灯不够明亮，过一会儿就用针挑拨几下捻子。纺线的母亲看见了，总让我往下按一按灯头，生怕浪费煤油。那煤油，毕竟是她煞费苦心每天养鸡，用鸡蛋换来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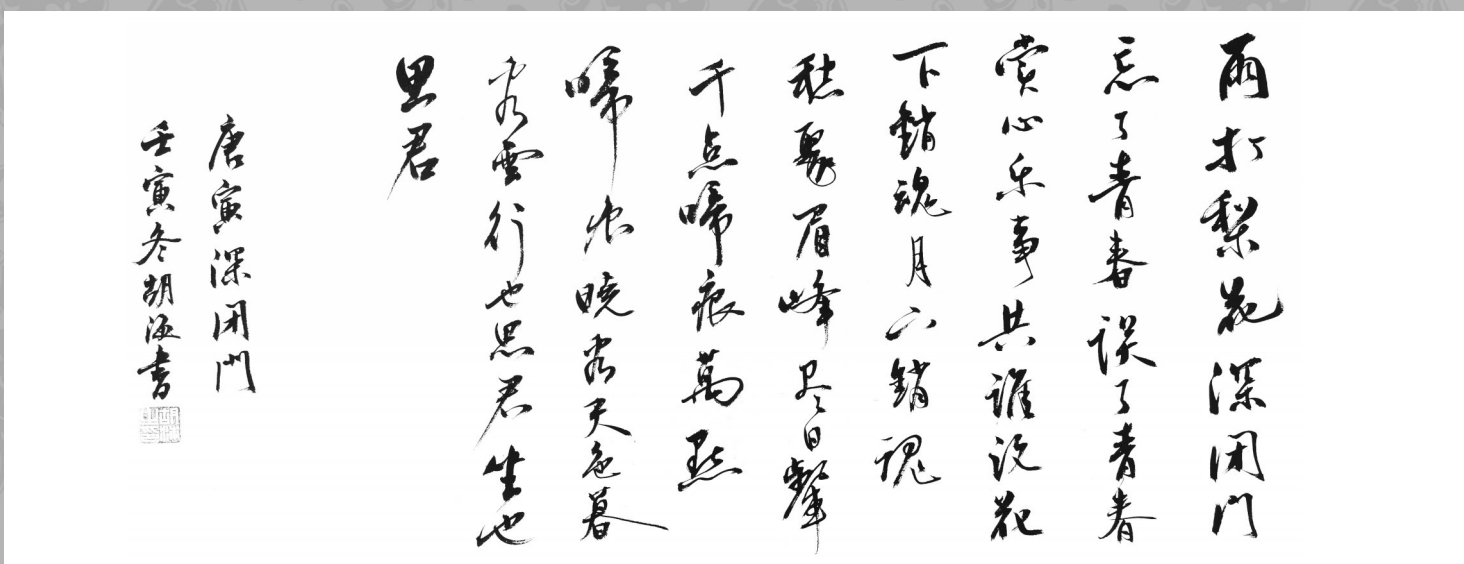
20世纪70年代初期，一个大年三十的傍晚，我家通电了！母亲在电灯的照射下，喜气洋洋地包着饺子。从此，家里没有电的历史被翻了过去。村里家家户户都通了电，我看到了一个明亮的世界。

后来，我来到城市打拼，夜幕降临，看到林立的高楼、宽阔的街道灯火辉煌一片之时，我若有所思：当年的煤油灯功不可没，是它照亮了我脚下的路，逐步引导我走进这个绚丽多彩的世界。

时间宛如窗间过马，过往的人和事不计其数，不知道小小的煤油灯照耀过多少步履匆匆的行人。但是，我心里非常清楚，我便是被照亮的人之一。我微微仰起头，闭上眼睛，眼睛里似乎有煤油灯的灯光在晃动……

（作者供职于郑州市骨科医院）

## 书画作品



胡海/作（作者供职于上海市东方医院/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）

## 母亲的电话

□张红帆

最近，母亲经常给我打电话，没有什么重要的事，只是说一些小事。有几次，由于我正在忙工作，所以接电话的语气有一些烦躁，母亲感觉到了，匆匆地挂了电话。一天，我刚准备出门上班，电话铃声又响了：“你在哪儿？”我说：“正准备去上班。”她说：“好，路上慢点儿。”挂了电话后，我心里虽然有点儿疑惑，但是也没有想太多。

上班后，父亲给我打电话，告诉我母亲昨天摔了一跤，今天腿疼得不能走路了。我听完心里很难受，埋怨自己最近由于工作太忙、下班回家较晚，没去父母家看看。我和父亲还没说完，母亲连忙接电话，埋怨父亲不该给我打电话，说她已经吃过了药，让我不要担心。

挂了电话后，我心里惴惴不安。母亲已经70多岁了，年轻时吃了太多苦，老了落下一身病。她不仅有高血压病、冠心病、糖尿病，还有有关节炎，走路时腿脚不太灵便。

母亲昨天摔倒后，我不了解具体情况，很担心母亲，请了假急忙赶回家。我一进家门，躺在床上的母亲看见我竟然哭了起来，我一边安慰她，一边查看伤情。

我慢慢地卷起母亲的裤子，看到了肿胀的小腿和脚，膝盖处的皮肤是青紫色的。我轻轻用手摸了一下母亲的腿，母亲便疼痛难忍。我的眼泪止不住地流了出来，急忙用碘伏帮母亲进行消毒。消毒完后，我又开车带她去医院拍片检查，庆幸的是母亲没有骨折。

一切处置妥当后，我去厨房做好午饭，把饭端到母亲的床边。母亲一边吃，一边夸我做的饭好吃，她慢慢咀嚼着，就像在品味人世间最可口的美食，这也许就是爱的味道吧！母亲吃完饭，我准备回去上班了，母亲的眼里虽然写满了不舍，但是嘴里还是那句话：“你去上班吧，我没事。”

到院后，愧疚感笼罩着我。我想起参加工作后，每天下班都能看到母亲站在路边等我回家。结婚后，有了自己的小家，陪母亲吃饭的次数便少了。母亲给我打电话时，我常常敷衍她，忽略了她的感受。

同事看见我的情绪有一些低落，便询问我发生了什么事。我告诉他事情的经过后，他沉默了许久，掏出手机说：“我也该给家里打个电话了，告诉我妈妈，今天下班去看她。”

人生匆匆，我们要珍惜与父母在一起的时光，莫等到欲尽孝而亲不在，留下遗憾，后悔莫及。

（作者供职于洛阳市孟津区会盟镇中心卫生院）

## 驻村手记



## 初冬的乡村

□李河新/文/图

乡村在鸟鸣声中醒来了。脸部黑红的老毛哥骑着三轮车，拉着从地里采摘的萝卜、白菜，又要去徐营赶集了。蒋大娘也赶个早，弯着腰，给碧绿的菠菜松着土。几行葱舒展着枝叶，虽然苗不高，但是已经漫过蒋大娘挽起的裤腿了。

“这个小磨油，是今年的芝麻压榨的，调凉菜香着呢！”金疙瘩村的老刘又开始走村入户卖油了。

“老李，买一瓶尝尝，带回家媳妇一定满意。”他憨厚地笑着，随着高昂的吆喝声飘然远去。“突突突”，拖拉机在地里穿梭着，趁着一场雨，播种着小麦。徐哥去年可是尝到了甜头，1亩（1亩=666.67平方米）小麦纯收入800元，打了一个翻身仗。村里的每一个人，都有属于自己的角落，恬静又踏实。

村子的路边有很多野花，不张扬，不炫耀，不哗众取宠，总是以谦卑的身影显现。它们没被人注意

过，没被人想到过，没被人恩赐过一滴水，一捧土，一锹肥，过着艰苦的日子。

这些闲散烂漫的野花，陪伴着驻村工作队，不择土地，不贪水肥，在贫瘠的土地上扎下根。它们特别耐干旱，抗严寒；面对恶劣的环境，无畏无惧，精力总是那么旺盛，在夹缝中茁壮成长，向村民奉献自己的傲骨靚姿和馥郁芳香。

村里的北边就是沙河。村里的老张哥骑着破电动车来到沙河岸边，费力地把简易木匣子卸了下来，两只鱼鹰警惕地斜视着周围，迫不及待地跳入河里，激起一片涟漪。

开展卫生大扫除。老徐骑着三轮车来回穿梭，负责运送枯叶和杂草。我和村民们一起干着活，拉着家常，阳光照着，风吹着，感觉空气格外清新。大家一边干，一边笑，或吟唱，或嬉戏，共同劳动简直是一种享受。

“李书记，乡里让我来村排查农村厕所改造，看看厕所、排气管、粪池是否需要修理？”乡里的户厕维修员风尘仆仆地来了，话声未落，刚从地里刨完红薯的老佃头说：“看看现在的政策多好，改户厕也不让我们出一分钱。”

我走进刚生病出院的徐四家，他和相依为命的残疾哥哥正在吃早饭。我叮嘱徐四要按医嘱吃药，坚持进行康复锻炼；同时，鼓励他要保持乐观的心态，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。

阴天时，云层想将太阳藏起来，但还是挡不住太阳的万丈光芒，阳光将云层涂成深浅不一的颜色。夜幕降临，村里只能听见风的声音，在省会上大学的女儿给我打电话：“老爸，在村里照顾好自己，等您回来，我给您买好吃的。”回想起这5年在村里的日子，百感交集，我们每天忙碌着，如同追赶太阳的人。

一辈子很长，要遇见很多人，做着力所能及的事；一辈子又很短，可能一件事都做不完，比如做慈善。

（作者为平顶山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驻鲁山县辛集乡白村第一书记）

## 征稿

本版征稿栏目：《悦读》《医者手记》《人生感悟》《心灵絮语》《从医随想》《摄影作品》《书画作品》等。

征稿要求：文章主题突出，形式灵活多变，语言生动活泼。

投稿邮箱：258504310@qq.com  
联系人：李歌

